

主编
左书谔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裙帶香秋

谢景芳



《中国宫廷丛书》编委会

主 编：左书谔

副主编：杜成安 王三北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三北 左书谔 刘志坚

李华瑞 李宏武 杜成安

陈冠英 尚志凌

前　　言

《中国宫廷丛书》经过同仁们的共同努力，凝聚着我们的心血，与您见而了。

她，选择中国古代最高权力中心所在地——宫廷——为对象，从各个方面展现宫廷主人皇帝、后妃与宫中仆人宦官、宫女们的千姿百态。既叙述他们的生活情趣，又描绘他们的辛酸苦辣；既写他们在权力顶峰上的为所欲为，又言他们在权力行使下的勾心斗角。这里有令人赞叹不已的画面，也有令人残忍不忍睹的篇章；有风云骤起、瞬息万变的宫廷喋血，也有翻海情波、妒嫉风生的后妃角逐；有皇亲国戚为虎作伥至魔施淫，也有诸色宦官口含天宪弄权乱政。通过宫廷这个缩影，您可以概观中国古代社会面貌的一斑。

她，选择礼乐典章的集中地——宫廷，向您展现宫廷礼乐典章的渊源与发展；宫廷保卫制度的产生与完善；宫廷建筑的宏伟规划与演变；宫廷娱乐的宏大规模与壮观场景；帝后起居的礼仪规定与豪华奢靡；皇帝大婚的壮观场面与后妃之死的悲哀情景以及丧葬制度、祭祀礼仪等。

她，力求以通俗流畅的笔调，朴实无华的语言，新颖活泼的体例，达到学术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的统一。

诚然，愿望毕竟不是现实。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目视五千年文明古迹，我们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难免挂一漏

万。我们奉献给您的也许不尽是成功之作，只是为了抛砖引玉，以求与同仁共勉。

《中国宫廷丛书》编委会

1990年元月

引　　言

什么是外戚？信手翻阅二十五史，自汉代司马迁著《史记》，创《外戚世家》以后，历代史书大多都有“外戚传”或“外戚表”。外戚一直受到封建史家的高度重视，并视其为中国政治史、宫廷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外戚，主要是指封建帝王的母族和妻族，也包括帝王的姐妹和女儿的夫族，即封建帝王家族的所有成员因婚姻关系，使异姓他族成为皇亲国戚的所有外姓亲属。这些人虽属外姓，但因与封建最高统治者关系极为密切，有干预政治、参与政治、甚至伺机夺取最高统治权力的机会和条件。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这些人始终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或者是寒天下的有力支持者；或者是皇权的有力争夺者。有时他们是稳定政权和社会的重要力量，有时又成为使社会腐化堕落与不安的重要因素。

秦朝以前，从留下的历史文献看，外戚起的作用似乎不大。然而到了汉代，外戚受到格外的尊崇，封王拜将，动辄把持朝政，把皇帝视同傀儡，甚至自取皇位而代之。这种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异常残酷。皇族与外戚、外戚与宦官、外戚与权臣、外戚各集团之间的相互残杀不计其数，成了汉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汉代以后，外戚势力虽然经常受到皇权的抑制，但仍时露锋芒。西晋因外戚干政引起社会大

动乱，而隋文帝杨坚便以北周皇帝的外公身份篡权而建立了隋朝。唐代外戚武氏、韦氏都先后进行了干政的表演，曾一度使国号变为“周”。这些引起了后来封建帝王对外戚问题的高度警惕。因此，唐以后的各朝代都对外戚势力的成长和干政问题十分注意，虽给予较高的爵位和特权，但不准其干预政事。因此，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其贤者类多谨身奉法，谦谦有儒者风。而一二怙恩负乘之徒，所好不过田宅、狗马、音乐，所狎不过伶优、伎妾，非有军国之权、宾客朋党之势。”^①明代如此，清代亦如此，甚至清代末期垂帘听政柄权近半个世纪的叶赫纳拉氏其母家也并无一人拜相封侯。所以，外戚干政的程度强弱，虽有多重原因，最根本取决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皇权的强弱。大致说来，唐代及唐以前，封建国家的权力经历了由地方向中央集中的过程。作为中央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外戚势力不断成为统治者借助的重要力量。在这种情形下，即使较有作为的君主，也很难真正抑制外戚势力的发展。因此，外戚干政擅权的重复出现当为必然。自宋代以后，在位君主力图将中央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这样斗争便在中央内部的外戚、宦官、权相之间不断地激烈进行。正因外戚在汉唐时代便已留下了那么惨痛的教训，所以，抑制外戚干政便日益制度化、法律化。宋代的特点是宰相权力强于外戚，使外戚很难有专权干政的机会；明代虽然废除了宰相，由于强行抑制了外戚势力，皇权便在首辅大学士和宦官的互斗中维持；清代则集历代专制集权经验教训之大成，通过军机处彻底将外戚、宦官、首辅等势力与国家权力隔离，保证了君主一人对大权的独断，完成了君主专制的集权过程，使皇权达于顶点。

但封建社会政治的本质特点是“家天下”，既然外戚与帝王之家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无论如何不能彻底根除外戚干政的可能，皇亲国戚们一遇机会便随时可能登台表演。而且在皇亲国戚的裙带关系下，最难抑制的就是这些人的依势违法、骄纵疾民，这几乎是历代的通病和常态。

惟其如此，外戚虽历代皆有，其表现却各有不同。本书既然侧重外戚干政的史事，就不免首尾篇幅不一，头重脚轻。这是外戚历史本身特点所决定的，并非是作者本身的取舍所致。作者的取舍只在于选出较为典型的事例加以描述，力求勾划出一个大概的轮廓。

注释：

①据见《明史·外戚传》。

• 目 录 •

引 言	(1)
一、 “奇验相术”	(1)
二、 攀龙附凤	(8)
三、 威震龙廷	(14)
四、 佐命贤臣	(22)
五、 新莽篡汉	(30)
六、 卷土重来	(41)
七、 死非其罪	(46)
八、 十年盛衰	(49)
九、“跋扈将军”	(54)
十、 毁灭决斗	(62)
十一、 自食其果	(69)
十二、 外公受禅	(78)
十三、 忠信冤魂	(83)
十四、 武周革命	(88)
十五、 韦武乱政	(95)
十六、 兄妹双簪	(102)
十七、 殷鉴互警	(108)
十八、 跃跃欲试	(119)
十九、 几代权贵	(128)
二十、 外戚兴衰	(134)

一、“奇验相术”

公元前193年，汉高祖刘邦一命呜呼，皇太子刘盈即帝位，尊他的生母，刘邦的夫人吕雉为皇太后。母以子贵，吕后立即志骄气盛，不可一世，很快便把外戚诸吕集团拉上权力的顶峰。

吕后，原是山东单县附近一个土财主家的阔小姐，姓吕，名雉，长相不凡。年轻时，临近的沛县县令曾向她求婚，按理说吕家是求之不得的，但出乎意料的是吕雉的父亲硬是不同意。

史书上说，吕雉的父亲与众不同，颇有“特异功能”，极会相面。他觉得女儿生来是大富大贵之命，奇货可居，嫁给一个县令，实在是太委屈了她。然令人不解的是，当他举家避难于沛县时，竟把吕雉许配给了沛县县令管辖下的一个爱说大话的亭长刘三，这真能把那个县令气昏。这个刘三不是别人，正是当时还让人看不起的地痞无赖刘邦。那么，吕公何以拒县令而选中一个不入流的亭长呢？原因还在“相面术”。史载在一次宴会上，这个老头子仔细地给刘邦相了一面，觉得这个面相十分罕见，其人前途妙不可言，当即拍板把女儿许配给他。就这样，吕雉成了刘邦的第一夫人。

相貌富贵，固然令人欣慰，但要同室共生，却不免吃尽千辛万苦。在婚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刘邦仍不过是一小亭

长，管管老百姓打官司，抓抓小偷，再就是押送丁役到咸阳和骊山去给秦始皇做苦工。公元前209年，反秦朝暴政的起义四处兴起，年已48岁的刘邦乘机联合亲朋故旧杀掉县令起而反秦，准备寻找一个新的出路。在以后三年中，刘邦招兵买马，收罗了一批文人武士。公元前206年，终于率兵攻入秦都咸阳，灭亡秦朝。然而，屈于另一支起义领袖项羽的强大军事压力，刘邦不敢称帝自尊，还险些在项羽的鸿门宴上丢了脑袋，只好接受汉王的封号。后来，楚霸王项羽与刘邦进行了五年的“楚汉战争”，刘邦虽身受重伤十二处，好几次险些被活捉，但却赢得了最后胜利，终于在公元前202年统治天下，成了汉朝的开国皇帝。至此，吕老财主的相术似乎已经完全应验，他的女儿竟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统摄六宫、母仪天下的皇后。

其实，吕后本人确实并非等闲妇人。当时人们就认为她助刘邦定天下，有很大的功劳。吕氏家族也不是完全依靠外戚的特殊身份才起家的。吕后的大哥吕泽，随刘邦一道起兵，并在彭城大战中救刘邦于功败垂成之际，立下特殊功劳。吕后的妹夫樊哙是一名有勇有谋的战将，在入咸阳、鸿门宴等关键时刻，深谋远虑，挺身而出，帮助刘邦渡过一次次危难。吕雉当了皇后后，更显示出她的聪明能干，机智灵敏，果敢心狠。在处死韩信、彭越等异姓诸王的一系列事件中，她与刘邦配合默契。正如司马迁所说，“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①

吕家有功臣与外戚的双重身分，刘邦自然不敢怠慢，何况吕老财主还是第一个最看得起他的人呢。刘邦一登上皇帝宝座，便立即赐吕后的父亲为临泗侯，封吕泽为周吕侯，另

一个哥哥吕释之为建成侯。

吕氏家族被拜将封侯是无可指责的，因为“绥族展亲”也属“外助之义”^②。但刘邦死后，吕后的儿子刘盈登极为帝，吕太后岂能甘心自家人仅享富贵而已，更决心把持朝政。于是又封吕泽的儿子吕台为酈侯，吕产为交侯，吕释之的儿子吕则嗣建成侯。

使吕后的愿望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事件是皇帝刘盈之死。刘盈在位仅七年即病死，这和他忍受不了母亲的狠毒和干政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刘邦在世时，虽然对吕后心怀畏惧，但却对另一妃子戚姬非常宠爱，戚姬生下儿子刘如意后，刘邦差一点把他立为太子，这使吕后对戚姬不仅大发醋意，而且恨之入骨。刘邦死后，吕后下令把戚姬做成“人彘”，又将如意毒死。皇帝刘盈被这场惨剧吓得毛骨悚然，放声大哭，边哭边说：“这哪是人干的事呢。我是皇太后的儿子，对皇太后没有办法，我还怎么治理天下啊！”这以后，刘盈一病不起，死时仅24岁。

不过，吕后并不太为儿子伤心，她立了孙子刘恭（不满10岁）为皇帝。谁知这个小孩听人说自己的生母被吕太后弄死，皇后张氏并不是自己的生母，竟大喊将来要为生母报仇，吕后又偷偷地弄死了他，换了最后一个孙子刘弘为帝，自己临朝称制直接主持政事。并使吕台、吕产及吕则的弟弟吕禄掌禁卫军大权。至此，“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号令一出太后”^③。

在吕后当政期间，她的兄弟姐妹、侄子以及侄孙近20人先后封侯；其侄女数人嫁给刘氏诸王。不久，她又打破刘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定制，先后封吕台、吕

嘉（吕台的儿子）、吕产、吕禄、吕通（吕台的儿子）为吕王、赵王、燕王、梁王等，使外戚诸吕集团的势力扶摇直上。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势力显赫、不可一世的外戚集团。

在那个时代，“家天下”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刘邦虽死，但天下仍为刘氏天下，其他皆为外姓之人，无论有多高的地位和权势，如欲取刘氏天下而代之仍属冒天下之大不韪。正因如此，吕氏外戚虽嚣张专擅却不敢篡夺皇位。另外，从表面看去，诸吕大有不据天下不甘心的势头，不过皇室刘氏和功臣集团也正在集聚力量，暗中抵制和抗拒着外戚势力的进一步增长。刘邦临死时，吕后问他丞相萧何死后，谁可佐理政务。刘邦回答说：“王陵可以，可是他有点儿笨，不够灵活，不过陈平可以帮助他。陈平的智慧是很高的，可是不能独当大任。周勃稳重，缺少文化，然而安刘家天下的，一定是周勃，可以让他当太尉。”因此，吕后专权时期，却能按刘邦的话，一直用陈平等人为丞相。当时在中央内部形成了刘氏、诸吕与文武功臣的三大势力互相牵制的局面。

吕后或许并没有取刘氏天下而代之的打算，加上她的那些吕姓王侯多是只知作威作福的无能之辈，因此，她以为只要控制住皇帝和刘氏诸王，问题就不大。刘弘为帝后不久，她就把侄儿吕产的女儿许配给刘弘为皇后，以巩固吕氏的地位。在刘姓诸王身上，吕后也下了相当大的功夫加以控制。公元前187年，吕后把吕氏一女嫁给赵王刘友。因刘友讨厌吕家这个女子，此女怒不可遏，在吕后那里进谗言说赵王刘友要在吕后死后，杀尽诸吕，结果刘友被吕后关进监狱，不

久饿死。在这同时，吕后又把妹妹的女儿嫁给营陵侯刘泽，并封刘泽为琅邪王，又把吕产的一个女儿嫁给梁王（后改赵王）刘恢为王后，梁王宫内的从官全部由吕姓充任。刘恢宠爱的其它女人，王后都派人偷偷毒死。不久，梁王刘恢忍无可忍自杀身死。对于刘氏其他为王者，吕后也用以婚姻为主的各种手段拉拢、监视，不顺从的就残酷迫害、严加监禁甚至毒死，无所不用其极。

对朝中的文武群臣，吕后竭力笼络，因为这些人如果不顺从，诸吕的地位便无法稳定。而群臣尽管不满吕氏所为，却又无可奈何，只能顺其形势，以观时变。因此，在诸吕集团专横的十数年间，西汉中央政权内部杀机四伏，争斗激烈，皇权与外戚以文武群臣为砝码，处于暂时平衡状态。

诸吕集团专横恣肆，继起为王者多非功臣之后，且多庸劣无能，早已为刘氏及群臣不满。在吕后欲大封诸吕为王时，左丞相王陵便竭力反对，但终未成功。诸吕用事擅权之后，刘氏宗族也并非都默默忍受。据史书记载，在一次宴会上，吕后让20岁的朱虚侯刘章当监酒官，刘章说：“臣是武将，请准许以军法行酒。”吕后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可，便欣然同意了。不料当酒酣耳热之时，借着酒劲，刘章唱起了一曲《耕田歌》，歌曰：

深耕密种，留苗须稀；
非其种者，锄而去之！

歌词之意直指诸吕，已使吕后愕然，更让吕后大吃一惊的是，吕家一人不胜酒力，离席逃出，刘章追赶出去，手起剑落，竟把他杀了。望着那颗血淋淋的人头，吕后兴致早已飞到九宵云外，但她能说什么呢？不是她自己已经同意以军法

行酒吗。从此，诸吕集团的人没有不畏怕刘章的。

尽管吕后费尽心机稳固诸吕地位，但她心里也很明白，只要她一死，诸吕的形势便会急转直下。因此她不能不做好身后的安排。公元前180年6月，吕后病倒了，她自知无法抗拒自然规律的淘汰，于是任命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统率并进驻北军；吕王吕产统率并进驻南军，掌握禁军全部大权。她告诫二人说：“高帝平定天下以后，曾和大臣们订过盟约，说不是刘氏子弟如果称王，天下共讨之。如今封吕氏家族的人作王，大臣们都愤愤不平。我快死了，皇帝年纪又小，恐怕大臣们要作乱。你们必须掌握住兵权，保卫宫室，千万不要离开皇宫为我送葬，小心不要被别人所挟制。”不及一个月，吕后病死。她留下诏书，赐给各诸侯王黄金千斤，其他将、相、列侯、郎吏等都按职位的高低，也均予赏赐，大赦天下，让吕产作相国，他的女儿为皇后。就这样，这个外戚势力的总代表、倍历艰辛又享尽荣华富贵的女人，终于在权极一时之际，怀着对吕氏家族的重重忧虑离开了人世。

靠山既倒，外戚诸吕立即感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迫于形势，吕氏家族准备孤注一掷，发动叛乱。这时吕产、吕禄虽掌有朝中军权，而京城中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和朱虚侯刘章仍有很高的威望。在外的刘氏诸王，首先由齐王刘襄起兵，联合各路兵马，浩浩荡荡杀奔京城。吕产、吕禄闻讯惶恐万分，不知所措，为保住官爵禄位和性命，吕禄急忙向周勃交出了北军。与此同时，朱虚侯刘章已率兵杀入，斩吕产于宫内。长安城内，刀光剑影，如疾风扫落叶一般，距吕后之死仅40余日，吕氏家族无分男女老少便全部被绑赴刑

场满门抄斩，连吕后立的那位吕产的女儿小吕皇后也未能免于一死。

外戚吕氏被铲除后，周勃、陈平等朝臣觉得小皇帝刘弘与吕氏关系密切，为除后患，便诬称他并非刘盈的血统，将他赶下皇帝宝座。然后选择了刘邦庶子（非皇后所生）代王刘恒为帝，把参与争斗、势力较强的刘姓诸王排除在外，使皇权不致过份强大。这样，汉朝的各种政治势力重新平衡稳定下来。

汉高祖刘邦死后，外戚吕氏轰轰烈烈，复又凄凄惨惨，使汉宫混乱、动荡了15年之久。在中国的史册上，不知留下多少后人的感叹！

也许当年吕老财主给女儿相面一时兴奋，疏忽了一个关键的细节，竟没有看出这场大富大贵的喜剧中蕴藏着自家血流成河的代价。如此老地下有知，定会后悔不迭而哀叹自己的失误。或许父女相见于地下，不免互相指责一番，吕后也许会自责自己的贪婪和擅权吧？

注 释：

①③见《史记·吕太后本纪》

②见《册府元龟》卷301

二、攀龙附凤

其实，吕老财主大可不必这样懊悔。指望以美貌佳人邀宠脱祸、富贵显赫、擅权专政者，史不绝书。也许他留给后人的并不是教训，恰恰就是经验呢。君不见，“三十六计”中的“美人计”乎？

汉代以前的文献资料毕竟不多，但也不难找到相当数量的证据，在殷商时期甚至夏朝都有不只一例的“献女邀宠”的故事。公元前827年，申伯以国舅的身份，被周宣王封以高官，获封邑于谢（今河南南阳市东南）而为国。到周幽王的时候，幽王不理朝政，整天吃喝玩乐，四处搜寻美女。有个叫作褒姒的大臣对这种昏庸无道的作法很不满，忍不住极力相劝，结果被周幽王囚入监狱。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的家人想出了献美女以脱灾免祸的办法。不久，把一名叫褒姒的美女献入宫廷，幽王一见果然倾心，马上将褒姒免罪，释放出狱。褒姒受宠后，褒家之人虽不见为此升官发财，但毕竟达到了目的。这以后，幽王为讨好褒姒，演出了“烽火戏诸侯”的闹剧，终于导致国破身亡。

太后临朝预政也不是吕雉的发明。早在战国后期就可找到先例。公元前268年，韩国桓惠王初年，便由母后临朝听政。三年后，赵国赵孝成王初登王位，也由母后预政。再过一年，齐国齐王建即位，王后参预内政外交。这种情况主要

是因为以前年幼的君主即位，一般由以王室近亲为主的大臣贵戚辅政，结果兄弟叔侄为争夺王位互相残杀，致使王权经常处于动荡飘摇的不稳定状态。而幼君亲母直接干预朝政，就可以保证避免出现君幼臣疑、亲贵乱政的情形，是加强王权的一个重要措施。不过，西汉吕后听政临朝，大肆发展家族势力，控制甚至迫害宗室势力，这确是她的独创。

按理说，外戚吕氏家族的兴亡应该给那些希图以女色邀宠、攀缘裙带追逐权力的后来者留下深刻的教训才是。可是在那个时代，权力也许比性命还让人眼重，以致于为外戚者几乎很少对帝王的权力敬而远之的。在吕氏覆亡后，几乎被外戚夺去天下的刘氏似乎也并未对外戚势力有太严格的抑制，反倒大有与外戚同治天下的味道。

汉文帝刘恒即位后，汉朝很长一段时间没发生外戚干政之事。也许当文帝执政的时候，殷鉴未远，也还警觉。不过文帝母薄太后，曾想仿效吕后的行为，只无奈薄氏家族原很卑微，又无功劳势力，她只好放长线钓大鱼，准备在将来为帝的孙子刘启身上打主意。她把自己的侄孙女嫁给太子刘启为太子妃，指望孙子当上皇帝。薄家青云直上。使她扫兴失望的是，刘启并不喜欢这位妃子。公元前156年文帝死，刘启即帝位，是为景帝。第二年，进位太皇太后的薄氏死去，她的侄孙女虽进封为皇后，却无子无宠，不久竟被赶下皇后宝座，打入冷宫，连薄家唯一被封为侯的薄昭也被杀死。

此后宫廷中类似争宠废杀之事屡屡发生，但并没有外戚预政的事。

公元前140年，汉景帝死后，儿子刘彻即帝位，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汉武帝。汉武帝刘彻在位共54年。他承文